

深谷猛獸

傑克·倫敦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深 谷 猛 獸

美國 傑克·倫敦 著

諸葛霖 余 牧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Jack London
THE ABYSMAL BRUTE
George Newnes, Ltd. London

深 谷 猛 獸

著 者 傑克·倫敦
譯 者 諸 葛 霖 余 牧

書號.002 56頁 32 開 57 000字 定價頁 63(56)

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新1)

本版印數 5 000 冊

1-5000

定價 3 5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中和印刷廠製版

中和印刷廠印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深谷猛獸

山姆·斯賓勃納在迅速地、漫不經心地翻閱着信件。自從他成爲拳賽的經紀人以後，對於形形色色的、奇里古怪的函件，已經司空見慣了。所有怪僻的人，賭徒，跟賭徒類似的人物，以及改良家們，都好像有些意思要告訴他似的。從恐怖的、要他性命的威脅，到類似厚臉勒索一類的緩和的恫嚇，從野蠻人奉爲神物的兔腳，到象徵幸運的馬蹄鐵，從空頭討價，到不負責任的、無聊之徒的廿五萬金元的還價，他懂得信件中駭人聽聞部分的全部過程。自從他弄到了一條用私刑處死的黑人皮膚做成的剃刀磨革，以及從一名在死谷裏發現的白人屍體上砍下來，已經萎縮晒乾了的手指以後，他相信郵差再也不會送來叫他吃驚的東西了。可是這天早上，他拆開了一封信，看了兩遍，放進口袋以後，又掏出來看上第三遍。信封上的郵戳，是打一個沒沒無聞的雪斯基柚縣裏郵局寄來的。信上寫着：

親愛的山姆：

除了我的聲望以外，你是不認識我的。你是後一代的人，而我跳出拳擊圈子已經很久了。你可以相信我，我並不是酣睡不醒的。我一逕在留心着整個拳擊界，也留心到你；從卡爾·奧夫曼把你擊敗的時候起，到你跟奈脫·貝爾森最後一次交手爲止，我認爲，在許多失意的經紀人當中，你是最精明幹練的一個。

我跟你提個建議。我有一位空前的、最傑出而又湮沒無聞的人物。這可不是空口說白話；這是實實在在的貨色。對於一個體重二百二十磅，年紀二十二歲，衝擊勁頭比我大上兩倍的結實小伙子，你會怎麼想來着？那就是他，我的兒子，小柏脫·格蘭鄧，那就是他今後在拳賽中要用的名字。我已經全部籌劃好了。現在，你最好是搭上第一班火車到我這兒來吧。

我把他撫育成入，把他鍛鍊了出來。我把全副本領都孜孜不倦地傳給了他。也許你不相信，但是，他是青出於藍的。他是一個天生的拳擊家。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是一個怪傑。壓根兒不用思索，他對於時間和空間都可以運用自如。他使出來

短距離的衝擊，要比大多數老牌的拳師揮動全臂更能制服人。

談到白種人的希望，那就只有他了。來吧，親自來瞧瞧。當你在做傑弗利的經紀人時，你對打獵着了迷。現在，你來吧，我可以讓你在這兒實實在在地打打獵，釣釣魚，那會叫你把從電影裏得來的享受，看成一文不值。我要讓小柏脫跟你一塊兒走。我已經沒有精力來陪你們了。這就是我請你來的緣故。我本來打算自己做他的經紀人的。可是這是無濟於事。我已經是精疲力竭，就像是隨時都會死去似的。所以趕快吧。我要請你做他的經紀人。這對於你們兩個都有好處。但是，我要跟你簽上個合同。

你忠實的朋友

柏脫·格蘭鄧

斯寶勃納有點兒迷惑起來。從表面上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玩笑——在拳擊圈子裏的朋友，都是臭名昭著的諧謔家，他想在攤在自己面前的字裏行間，辨認一下這封信到底是出於考白脫精細的手筆呢，還是費思雪蒙的粗手大腳的字跡。可是，假如這封信兒是真的話，他知道是值得查究一下的。柏脫·格蘭鄧是他的前輩，雖然還是在孩提的時候，他就

看過了老柏脫爲傑克·丹普賽所舉行的拳賽。甚至於在當時，人們就管他叫做「老」柏脫了，以後他很快就跳出拳擊的圈子。在前期應用倫敦拳賽規則的時期，他的聲望比沙利文早，雖然他最後一次失敗是發生在後來的應用奎士蓀來侯爵拳賽規則的時期。

拳擊界的後輩裏有誰不知道柏脫·格蘭鄧的呢？——雖然看見過他全盛時代的人，現在已經是寥若晨星，就是看到過他的人，也是爲數無幾了。可是他的聲望却在拳擊界裏流傳了下來，缺少他的名字，沒有一個體育作家的字典可以夠得上完備的。他的赫赫聲望是傳奇式的，沒有人比他更受尊敬的了，可他從來也沒獲得過拳王的榮譽。他是一位時運不濟的人，而且是以倒霉的拳擊家出名的。他有四次失去了重級拳賽的優勝，每次都應該是他贏的。有一次在舊金山港的駁船上，當錦標賽正在進行的當兒，他突然折斷了一條前臂；在泰晤士河中的一個島上，在類似的可操勝券的拳賽中，由於漲潮的關係，他滑了一腳，跌斷了一條腿；同樣的，在塔克薩斯州，有一次，他很有把握地正在進行一場拳賽時，因爲警察闖入而終止下來，這是他一生當中永遠也不能忘記的一天。最後一次是在舊金山工程師協會的軒閣裏進行的拳賽，一開始就給鳴槍的壞蛋裁判員給秘密地出賣了，這壞蛋是由一個小賭徒集團指使的。柏脫·格蘭鄧在那次拳賽中沒遭到意外，當他用右拳擊

中對手的下顎，左拳打在對方的太陽神經叢上，把他擊倒的時候，裁判員却泰然自若地宣佈格蘭鄧犯規，剝奪資格。在場的每一位觀眾、體育家以及整個的體育界，都知道他沒有犯規。但是一如其他的拳擊家一樣，柏脫·格蘭鄧同意裁判員的裁判。他捺住性子，接受了這個判決，正像他接受其他的惡運一樣。

這就是柏脫·格蘭鄧。叫斯賓勃納感到煩惱的是，到底這封信兒是不是柏脫·格蘭鄧寫的。他帶着這封信到街上去。柏脫·格蘭鄧的情況怎麼樣了呢？這是他那天早上對每個拳擊家首先提出來的問題。似乎沒有人知道他。有的人猜想，他一定早就死了，可又沒有人能肯定。一家晨報的拳擊新聞編輯，翻了翻紀錄，才說沒有他逝世的記載。從鐵姆·杜諾文那兒，他獲得了一點點線索。

「當然，他沒死，」杜諾文說，「那怎麼會呢？——像他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沉淪於酒，或者把自個兒給毀掉的呢？他賺下來的錢，掙節起來，投了資。在同一個時期以內，他不是曾經擁有三個沙龍嗎？在他把這幾個沙龍賣掉的時候，不是賺了一大筆錢嗎？現在，我想，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了——在他賣掉沙龍的時候。這差不多是在二十多年以前的事兒了。他的老婆剛剛去世。在他到渡口的路上我碰上他，「哪兒去呀，老朋友？」

我說。「上林區裏去，」他說，「我已經不幹了。再見吧，鉄姆，我的孩子。」從那天起到現在，我再就沒看見過他了。當然，他沒死。」

「你說，在他老婆去世的時候——他有孩子嗎？」斯竇勃納問。

「有一個，有一個小娃娃。那天他緊緊地摟在懷裏走。」

「男孩子吧？」

「那我哪能知道啊？」

就這樣，山姆·斯竇勃納下了結論，當天晚上，就搭上普爾門的快車，向北加利福尼亞州的原野奔馳而去。

二

清晨，斯竇勃納在第爾利克下了車，徘徊了一小時，才有一家酒吧開門。這家酒吧的老闆對於柏脫·格蘭鄧什麼也不知道，從來也沒聽見過這名字，假如他是住在這個地區的話，那一定是住在離這兒遠一些的什麼地方。也沒有一個食客知道柏脫·格蘭鄧。到旅館

裏，同樣地是一無所聞；一直到那家雜貨舖兼郵政代辦所開了門，斯寶勃納才獲悉了他的踪跡。喔，是呀，柏脫·格蘭鄧就住在那兒附近。你坐馬車到阿爾潑恩，約莫有四十哩地，那兒是一個伐木地。打阿爾潑恩騎馬到羚羊谷，再翻過了分水嶺就到大熊溪了。從那兒再過去一點兒就是柏脫·格蘭鄧住的地方。阿爾潑恩的老百姓會認識他的。是呀，有一個小柏脫。這位老闆曾經瞧見過他。兩年以前，小柏脫會順路到過第爾利克。老柏脫已經有五個年頭沒見面了。老柏脫上舖子裏購買日用百貨時，總是拿支票付款的；他是一位白髮蒼蒼、面容奇異的老頭兒。那個老闆所知道的就全在這兒了，但是阿爾潑恩的老百姓會給他最後的指點的。

斯寶勃納覺得充滿了希望。毫無疑問，有這麼一位老的和小的柏脫·格蘭鄧住在那兒。就在那天晚上，斯寶勃納在阿爾潑恩歇了一宿，第二天一清早，他跨上一匹爬山的小野馬爬上羚羊谷。翻過分水嶺，再往下走到達了大熊溪。騎了一整天的馬兒，經過平生未見的、最荒野崎嶇的山野，在夕陽西下時分，又穿過了一條又陡又狹，迫使他幾次三番跳下馬來步行的羊腸小徑，終於到達了賓獨谷。

當他在一所木房子前面跳下馬來，受到兩頭高大的獵犬狂嗥接待的時候，已經是十一

點了。然後柏脫·格蘭鄧打開門，擁抱了他，讓到家裏去。

「我知道你會來的，山姆，我的孩子，」柏脫說，一顛一跛地跑來跑去，生火，煮咖啡，再煎了一大塊熊肉。「這小子今晚上不在家。咱們正缺肉吃，在傍晚的時候，他出去打鹿去了。可是我不再嚙囉了。你等着瞧吧。他明兒早上就會回來的，那時候你可以跟他較量較量。那兒是手套兒。可是你等着瞧吧。」

「至於我，完蛋啦。到明年正月裏，就是八十一歲的人了。作爲一個退休了的老拳師來說，我還是挺棒吶。但是我從來沒糟塌自己，山姆，也沒過分耗損精力，燭燒兩頭。我有一個結實的身體，並且非常珍攝自己。你瞧瞧我就會同意的。我已經同樣地教養了這小子。對於一個二十二歲的小子，從來沒喝過酒，抽過煙捲，你是怎麼想來着？那就是他。他是一個巨人，直到現在還生活在大自然裏。等他帶你去打鹿吧。他跑起路來快得叫你跟着心臟都要爆裂，他抗着打獵的裝備和一頭大鹿還能步履如飛。他是大自然的孩子，無論是什麼冬天、夏天，他都不在房間裏睡覺。因爲我教導他，要他生活在大自然裏。叫我耽心的是，將來他怎麼能在房間裏睡覺，怎麼受得了拳擊場裏那股煙草味兒。當你在拳擊場裏打得緊張，拚命喘息的時候，那股煙草味兒真是一件可怕的東西。我不嚙囉了，山姆，我的

孩子。你已經夠累的啦，一定是要睡了。總而言之，你等着瞧吧。」

可是，老柏脫有了老年人那股喋喋不休的勁兒，又過了很久，他才讓斯賓勃納閉上眼睛。

「他用自己的兩條腿可以追上一頭鹿哩，那小子。」他又脫口而出。「獵人的生活是鍛鍊肺部的好辦法。雖然他偶而也看上幾本書兒詩兒的，但是別的却不懂。在你的眼光碰上他時，你可以看出來他是樸實、純潔而又天真的。他有着愛爾蘭堅強性格的傳統。有時他恍恍惚惚地若有所思，我很了解他相信神話故事以及這樣一類的東西的。他是最愛好自然、害怕城市的人。他讀過一些關於城市的書，但是他所到過的最大的城市就是第爾利克。他對很多人感到厭惡，他說，這些人要受到淘汰的。那還是在兩年以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看到了一個火車頭和一列車廂。」

「有時候，我以為我自個兒弄錯了，把他教養成了一個野人。這樣就賦給他那野牛似的氣質和筋骨。沒有一個生長在城市裏的人可以跟他比擬的。我願意承認，傑弗利在最強盛的時候，可能叫這小子有一點兒困惱，不過，也僅僅是一點兒罷了。這小子能把他擊倒，易如反掌。他連看也不看。那是他的永遠的奇蹟。他是一位漂亮、結實、年輕的小伙

子；但是他的肌肉組織有着不同的品質。總而言之，你等着瞧吧。

「這孩子對於花兒，小草地，月光下的松樹兒，風沙天氣的夕照，或者從老禿崗上昇起來的旭日，都有奇特的愛好。他渴望着各種物體的畫面，渴望着曉星和黃昏星放射的光芒，這一些都是從紅髮女教師給他的詩集中得來的。可這是由於他年輕的關係。一旦開始以後，他會安心於拳賽的。但是必須留心他第一次到城市生活時所產生的暴躁脾氣。」

「也有好的一方面。他像女人一樣地怕羞。女人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會煩惱他的。他不可能去理解女人，而且他很少碰上她們。讓他腦袋裏有詩這個玩意兒的是山遜平原的女教師。她顯然在發狂地追求他，而他却一點兒不知道。她是一位紅頭髮的姑娘——不是在山裏生長的，是從平原上來的——隨着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她非常絕望了，而她追求的方式也是不害臊的。當他處在這種境地時，你猜猜看他怎麼幹來着？他驚慌得像是一隻大耳朵的兔子似的，挾着舖蓋捲兒，帶上火藥武器，徒步跑到參天的森林中去了。我有一個月的時間沒瞧着他，以後，他在黑夜裏偷偷地溜回來，第二天一早又跑出去。她來的信，他連看也不看。『把這些鬼信燒掉吧，』他說。於是我就把信一籠腦兒地燒掉。有兩次，她從山遜平原騎了印第安的小馬遠道而來，我很替這個小東西抱歉。她急於要獲得這小子，

從她的臉上就瞧得出來。三個月以後，她放棄了教學職業，回到她的故鄉去了，這樣，這小子才回到家裏來，再在木屋子裏生活下去。

「壞的女人曾經毀掉很多出色的拳師，但是毀不了他。無論哪位年輕的姑娘瞧他兩眼，或者第一眼瞧得長一些，他就像小姑娘似的漲得滿臉通紅。她們都喜歡瞧他。可在他的門拳的時候，在他門拳的時候啊！——天啦！那是古老的、粗野的愛爾蘭性格在他的內心燃燒了起來，驅使着他揮拳猛擊。他不離開基地，他不逃跑。在我拳擊最好的時期，我從來也沒像他那樣冷靜。我怕我的暴躁的脾氣招致了橫禍。但是，他就是一座冰山。他在同一個時間又冷又熱，就像是冰箱裏的一根電絲兒。」

斯賓勃納要打盹，這老兒喃喃的聲音把他弄醒過來。他昏昏欲睡地聽着。

「我把他撫育成人了，老天爺！我把他撫育成人了，一雙好拳，兩條壯腿兒，一對正直的眼睛。我的頭腦很懂得拳術，並且，我趕得上新潮流，新的變化。蜷縮嗎？當然，他知道所有的姿態和省力的辦法。能移動一寸半來完成的旋轉，他決不會化費兩寸。如果有必要，他可以像一隻母袋鼠似的跳躍。內圈作戰嗎？你等着瞧吧。比外圈作戰還要高明呢。他無疑地可以擊敗彼得·傑克遜，而且，勝過當年的老柏脫。我告訴你，我的全副本

領都傳授給了他，包括所有的技術，而他對於拳術的學習，還有新的改進。在拳擊行業中他是一個天才。他曾經跟很多山裏粗健的老鄉們試拳。我交給他這個奇特的工作，老鄉們狠狠地對他猛擊。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害臊，也沒有什麼文雅。到拳擊進行到相互扭抱，或者是粗暴地振臂迴旋衝擊的時候，他們就跟咆哮的公牛和北極的巨熊似的。他逗着他們玩，老弟，你聽見沒有？——他逗着他們玩，就跟你我逗着小哈巴狗兒似的。」

斯賓勃納再一次醒過來，聽着這老兒喃喃地絮語着：

「這真是一樁滑稽的事兒，他並不把拳賽看成嚴重的事。從容不迫，他把它看成一場遊戲。可是等他輕快地揮出一拳。就這麼，等着看吧。你看到他好像在他的機器裏加了油，使你從來沒有見過的最漂亮的科學化的痛擊。」

在山地黎明的晨曦中，斯賓勃納被老柏脫從被窩裏趕了起來。

「現在，他正打荒野的小道上回來了。」他噁聲低語着，「出來吧，瞧瞧在拳擊界裏從來沒見過的最偉大的拳師吧，要不然，得再過上幾輩子才能瞧見這樣的人物哩。」

斯賓勃納從敞開着的門口望出去，揉着惺忪的眼睛，去掉睡意，看到一位年輕的彪形大漢，走進林中空地。一隻手裏提着來福槍，肩上抗了一頭沉甸甸的大鹿。走起路來，就